

人生譬如六月雨

■沈亚

那天下午,天色忽然就暗了,云层压得很低,仿佛贴紧着头皮,让人喘不过气来。接着便是一阵大风,卷起尘土与落叶,在街巷里横冲直撞。行人加快脚步,小贩忙着收摊,狗也夹起尾巴,钻进屋檐下。六月的雨就是这样,下得没有章法,说来就来,连个招呼也不打。

雨点砸下来。起初稀疏,继而密集,打在瓦片上,噼里啪啦,像无数个碎落的玻璃球。雨水顺着屋檐流下,悬挂成透明的水帘。隔着水帘望去,世界模糊了,扭曲了,如浸泡在水里的图画。

我坐在窗前看雨。街上还有行人,他们撑着伞,低着头,匆匆赶路。伞的颜色各异,黑的、蓝的、红的、黄的……像是雨中盛开的花。人们只顾避开脚下的水洼,无暇抬头看天,更不会在乎窗内还有个看雨的人。这是生活常态,大家各自奔忙,互不干扰,即便在同一条街上,淋着同一场雨。

雨下得更大了。雨水在地面汇成细流,沿着路牙流淌。水面漂浮着杂物:飘落的树叶、皱巴巴的废纸、五颜六色的包装袋,还有一只被丢弃的旧皮鞋……它们在水流中打转,时而沉下,时而浮起,最终不知漂向何方。这些随波逐流的物件,与人的一生如此相像。

隔壁传来孩子的哭声。那是个五岁的男孩,平日里很顽皮,常在巷子里追猫逐狗。此时,他因不能出去玩耍而哭闹。孩子的母亲呵斥了几句,哭声便渐渐停止了。我小时候也是如此,被雨天困在家里,焦躁不安地转圈。也许就是从这样的雨天开始,我们才慢慢学会忍耐和等待的吧。

雨势渐小。一只麻雀不知从何处飞来,落在院里的树上,抖抖羽毛上的水珠。

小家伙歪着脑袋,黑豆般的眼睛瞪得溜圆,打量这湿漉漉的世界,似乎思考下一步该飞往何处?我忽然觉得,在无常的天气里,人与鸟都是命运的旅人。

雨终于停了。云层裂开一道缝隙,阳光从其间斜射下来,照在屋顶和地面上,反射出刺眼的光芒。空气里弥漫着清润的气息,呼吸变得格外顺畅。小贩重新支起摊位,几个孩子踩水嬉戏,狗也抖擻起精神,在巷子里四处游荡。

我走出门去。只一会儿工夫,路面积水已消,柏油路面干干净净,就像这场雨没来过。转过街角,看见老张正蹲在修车摊前,擦拭被雨水打湿的工具。老张六十多岁,靠修电动车为生。几把扳手,一罐机油,一台充电桩,再加一块磨刀石,便是他的全部家当。我打个招呼,他抬头笑笑,皱纹里还夹着一丝潮湿。

“雨停了,生意该来了。”他说。

城市里的老张们,如同墙缝间的野草,靠着阳光和雨水顽强地生长着。

傍晚时分,天空又阴沉起来。天气预报说,今夜还有雨。我站在窗前,看着暮色里的灯火一点点亮起,像星星散落在人间。我忽然想起蒋捷的词《虞美人·听雨》:“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

人生就是一场短暂的雨。有人如暴雨,来也汹汹,去也匆匆;有人如细雨,绵绵不绝,润物无声。更多人则如这场六月的雨,下过也就下过了,最终留不下什么痕迹。

远处传来隐隐的雷声,六月里的下一场雨又要来了。

一株兰草,半生父爱

■周俊杰

暮色爬上阳台时,父亲弓着背坐在小马扎上,那副胶布缠绕的老花镜总往下滑,他却腾不出手去扶——布满老茧的拇指和食指捏着棉签,正沿着墨兰叶片的脉络细细擦拭,动作轻缓得像在描摹一幅工笔画。二十几盆兰草高低错落地排列着,晚风掠过,叶尖的水珠便跟着轻轻摇晃,摇出了满室细碎的光。

八岁那年的夏天热得发烫,我追着花蝴蝶横冲直撞。“哗啦”一声,父亲最宝贝的春兰连盆摔在地上。瓷片迸溅的瞬间,他手里的喷壶“当啷”掉在地上,三步并作两步冲过来。我僵在原地,心提到嗓子眼,等着一场狂风暴雨。可父亲只是单膝跪在碎片堆里,粗粝的手掌先探进我的臂弯,把我往身后带了带,这才小心翼翼地扒开泥土。他指尖避开锋利的瓷片,像捧着初生的小鸟般将兰草连根捧起,浑浊的眼睛里满是疼惜:“别怕,根还在,就有盼头。”

上了初中,每次放学回家,总能看见父亲半蹲在花架前。他的脖颈微缩着,露出后颈被晒得发红的皮肤,手里的竹签一下下探进土里。“浇水得绕着盆沿转圈,急不得。”他头也不回地叮嘱我,手腕慢悠悠地画着弧线,水壶嘴吐出的水流就像一条银亮的丝线,顺着盆壁蜿蜒而下。月考失利那天,我抓起水壶就往发黄的兰草猛灌,水花四溅。父亲从报纸堆里抬起头,摘下眼镜擦了擦,又戴上,这才走过来收走水壶。他用竹签插进土里又拔出,上面黏着湿漉漉的泥土:“水太急,会烂。做事,急不得。”

高二的冬夜格外冷,模考惨败让我把自己锁进黑暗。凌晨三点,阳台传来窸窣窣的响动。推开门,手电筒的光圈里,父亲裹着旧棉袄,整个人缩成小小的一团。他的肩膀微微颤抖,镜片蒙着厚厚的白雾,却固执地举着手电筒,另一只手的镊子精准地夹起冻黑的叶片。“来,搭把手。”他的声音沙

哑得像砂纸,哈出的白气在光束里打着旋。我们靠着暖气片的余温,借着手电筒的光剪掉冻伤的叶子。父亲佝偻着背,用温水调好营养液,枯枝般的手指捏着塑料瓶,一滴一滴浇进干裂的土里:“兰草就怕烂根,但冻一冻,反而能憋出新芽。”

后来,阳台成了我们的秘密基地。清晨,父亲总戴着那顶洗褪色的鸭舌帽,鼻尖几乎要贴到叶片上。“看这儿,褐色斑点是炭疽病。”他的指甲盖里还沾着昨夜清理的枯叶碎屑,却用镊子轻轻挑起病叶,像外科医生般专注。深夜,月光漫进来时,他会搬两把竹椅,膝盖上摊着养兰手册,时不时起身凑近花苞。兰草生了红蜘蛛,密密麻麻的小虫子看得我头皮发麻,急得直掉眼泪。父亲却不慌不忙,卷起衬衫袖子,露出布满老年斑的手臂,带着我收集草木灰自制驱虫剂。他搅拌溶液时,手腕有力地画着圈,满手灰还笑着说:“养兰就像闯关,解决了才有意思。”

如今在异乡打拼,跟父亲视频时,他依旧会举着手机走到花架前。他扶着老花镜的手微微发颤,却努力把镜头对准新培育的素心兰:“这次开的花,香得很!”上个月暴雨,我的墨兰被吹断了叶子,照着父亲教的方法修剪、养护。视频里,他一边示范修剪角度,枯瘦的手指一边在空中比画,一边念叨:“斜着剪,别伤到芽眼。”那模样,仿佛我还是当年那个打翻花盆的小小孩。

父亲节将至,我带着自己培育的兰草踏上归途。推开家门,熟悉的场景扑面而来——父亲正踮着脚给高处的兰草换盆,灰白的头发被阳光照得发亮,后背弯成一座温暖的桥。听见脚步声,他扶着腰慢慢转身,眼睛瞬间亮了,像极了那年寒兰开花时的模样。阳台上,新旧兰草交错生长,清香袅袅。那些藏在浇水、修剪、守候里的岁月,早已长成我生命里最坚韧的根,支撑我走过风雨,也让我懂得,最深沉的爱,往往藏在最平凡的时光里。



诗歌

风语(组诗)

■伟宁

该怎么跟你说呢

该怎么跟你说呢
我所做过的那些梦
太阳是甜的
云朵是甜的
我的呼吸
像含着彩色的糖果
在寻你的路上
风吹散了昨天
你,站在秋日的树下
眼睛里
开满了春天的花朵

风语

有一天,你若寻我
我已不在,就去荒野,或
林间的小路上找找
或许,还有我的脚印
但,不要怀念我
不要想象我的模样
我没有名字
你的名字就是我的名字
我没有眼睛
你,就是我的眼睛
你所看到的一切是我
我忠实于阳光,空气和水
我在古老的钟声里发芽,生长
我从年轻的梦中
——枯萎,消亡

在山中

此刻,是的,此刻
时间是静止的

风,就躺在我的怀里
它吐着微红的呼吸

我的肩上落满了鸟鸣
我的心,塞满了回忆

真好,这深秋的午后
在这寂静的山中小院

我背弃了我的肉身
一个人,静静地想你

我们并不说爱

有所白色的小房子
在蓝色的湖边。
那里的风,只是风
微微的,很甜
和你的吻一样
但那里的云,不只是云
它们很近
有时会落入湖心

有时会落在你的脸颊上
房子的门,永远开着
窗户也是
一切都是那么的明亮

三月

我迷恋它,这闪光的日子
被风吹过的事物
已从洁白的死亡中返回

一切都是那么的新鲜
遗忘,和幻想
腐朽的肉体和永无止境的爱欲

哦,爱上了春天是多么的危险

饮下悲伤的人

雨,下得太多了
我不喜欢
但我喜欢蓝色的雨

一滴,一滴
像你宽阔而忧郁的眼睛
仿佛我可以,随时沉入进去

随时,从里面抓走
一粒一粒的
不安,怯弱,和恐惧

夜游者

城市的夜,像个陌生人
路过了我的窗前

仿佛是过去的一天
使我愈加疲倦

房间里的桌子,空着
椅子,空着

我,是否还有力气走过去
点灯,写诗和想你

蓝色的雨

第一次醒来
枝条,从窗外伸出阴影
月光,拥着一面灰色的墙壁

第二次醒来
你站在梦中,回头看我
像发芽的种子在寻找一滴水声

第三次醒来
你的吻,落在了我的额头上
我牵住了你的手,没有哭
也没有迟疑

安全是一种责任 为己为家为他人

